

【晋公】晋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揖于公。尝试死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毫，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将之，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言索，曰：“别人遗之，非老叟闻之曰：“去其‘人’，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曰：“仲父之病，犹未足以知之寡人也。”吾曾施而不已者，则隔而不豆，刁而利而立之役也。利于生者，必有所制也。虽然，生，又况于它物之，逃乎开穴，越国，乘之以王舆，王子搜便为君也，要乃君之患也。若王也，鲁君闻便得道之人也。使者至，颜闾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闾之家邪？”颜闾对曰：“此闾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闾对曰：“恐听要而逆使者罪，不若申之。”使者还反申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闾者，非慕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贵诱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故曰：道之寡，以待受，其结余，以为国家，其土宜，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阳侯之珠弹千仞之弩，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阳侯珠之重也哉？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害之者得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害至也。所谓死者，无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欲其所以害之者也，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害莫如之。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不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

吕氏春秋

● [战国] 吕不韦 编纂 刘亦工 校译 ●

《中华国粹经典文库》

立国先立人

立人先立德

崇文书局

吕氏春秋

◆ [战国]吕不韦编纂
◆ 刘亦工校译



崇文书局

(鄂)新登字 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氏春秋/刘亦工校译. —武汉:崇文书局,2007.6

(中华国粹经典文库/[鲍思陶]、全晰纲主编)

ISBN 978-7-5403-1193-3



I. 吕… II. 刘… III. ①杂家②吕氏春秋-注释③吕氏春秋-译文 IV. B2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5408 号

责任编辑: 池 舒 徐科峰 责任印制: 秦新华

装帧设计: 陈必琴

排版制作: 雷晓玲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电话: 027-87677282 传真: 027-87677299)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20 层)

印 刷: 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 印张

字 数: 8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03-1193-3

定 价: 17.00 元

● 中华国粹经典文库编委会

主编：鲍思陶 全晰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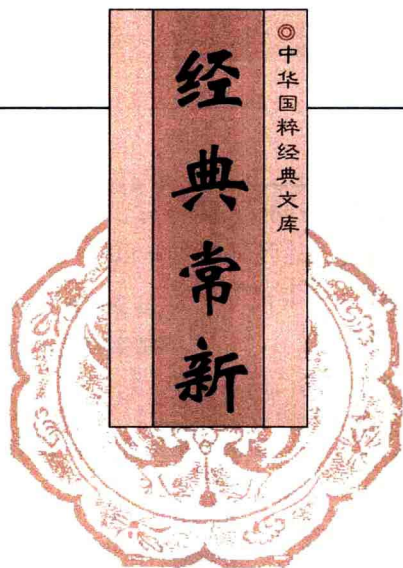
编委：

（排名不分先后）

鲍思陶 全晰纲 耿天勤

曾凡朝 吕周聚 王承略

赵发国



经典是敏锐的目光、善良的心趣、睿智的大脑进行的缜密思维的结晶。民族经典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函封，无论何时，打开这个函封，我们就能读出那些闪烁邦家之光的密码。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最佳途径就是阅读这个民族的经典。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是世界上最具有特色的文明形态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民族创造了内涵丰富的经典，又被这些经典一代一代哺育浸润。无论你将其当做“灵光”瞻仰，还是视为“阴影”涤荡，在你的心灵深处，始终摆脱不了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无不受之启迪、规范、教化和塑造。然而，人类世界日新月异，每个社会都必将顺应时代化俗为雅，所以，经典的原则是亘古不变的，经典的阐释是与时常新的。

史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经验来透视当今的纷纭，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文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审美来捕捉当今的生机，以享受自己的人生乐趣；哲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智慧来诠释当



经 中
典 华
文 国
库 粹

今的信仰,以培养自己的人生操守。所以,阅读这些常新的经典吧,她使我们丢弃的是那些幼稚和浮华,而给我们带来的却是理性和高雅,以及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乐趣。

这就是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初衷。

鲍思陶

赵发国

2007年6月



◎ 中华国粹经典文库

前言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为当时担任秦相的吕不韦组织其门客合作撰写而成，属于先秦诸子百家的杂家类。

吕不韦(?——前 235 年)，战国末卫国濮阳人。本为大商人，家财巨万，秦庄襄王时为相国，后又辅佐秦始皇，食邑十万户。门下有宾客三千人，家僮万人，权势十分显赫。《吕氏春秋》书成之后，特悬榜于咸阳城门之上，声称有能增减一字者赏千金，但无人敢应。

《吕氏春秋》为集体编纂，取材博杂，广采各家之言，书中





儒、道、法、名、墨、阴阳等各家学说均有体现,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先秦旧说与上古史料,价值极为珍贵。其叙事简洁,说理流畅,文字优长,许多单篇都是优美的散文,故历代均有各种版本流传,至今不衰。

此次出版,系从《吕氏春秋》中选取四十余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并且配以白话译文,使具有中等文化以上的读者没有阅读理解的障碍。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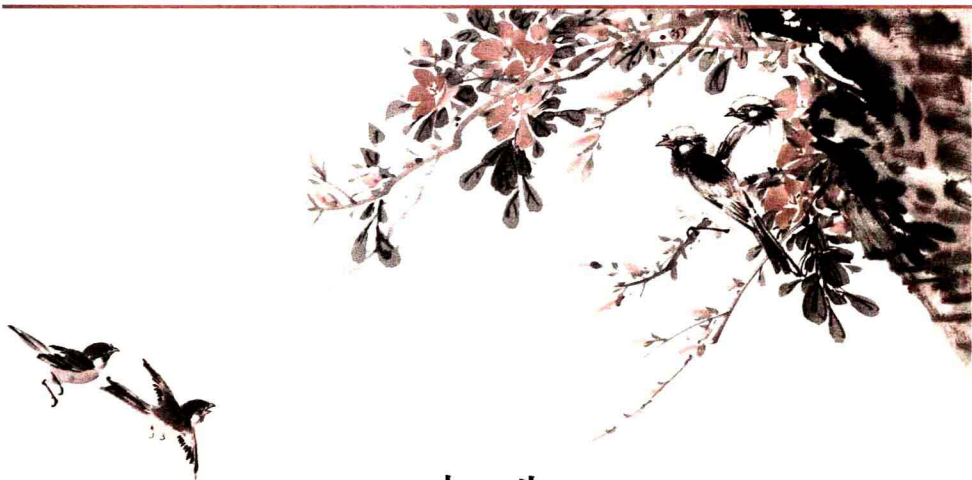
目

录

本生.....	1
贵公.....	5
去私.....	9
贵生.....	12
先己.....	17
劝学.....	21
大乐.....	25
明理.....	29
振乱.....	33
论威.....	36
当务.....	40
介立.....	44
孝行.....	47
慎人.....	52
察今.....	57
乐成.....	62
察微.....	68
审分.....	73
不二.....	78
执一.....	80
精谕.....	84
离谓.....	89
离俗.....	94
用民.....	100



贵信	105
长利	110
达郁	114
察贤	119
期贤	121
贵卒	124
疑似	127
求人	131
贵直	135
原乱	140
不苟	143
自知	148
贵当	151
有度	155
分职	158
士容	164
上农	168
审时	172



本 生

【原文】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

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扣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嫌已，听之则使人聋，



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嫌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嫌已，食之则使人瘡，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焉。遁焉，性恶得不伤？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悒。此之谓全德之人。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犂，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译文】

赋予万物以初始生命的是天；养育万物使之成长的是人。能够保养自然界的生物成长而不加损害的人是天子。天子的所作所为，以保



全天性为原则,这是设立官职的根本原因。设立官职就是为了保全万物的生命。当今世上的昏君,滥设官职,反而妨害了万物的生长,这就违背了设立官职的本意。比如训练军队,是为了防备盗寇。现在训练军队却用来自相攻击,于是就违背训练军队的本意了。

水的本性是清澈的,泥土搅混其中,因而不能保持清澈。人的本性是长寿的,外物干扰了他,因而不能长寿。外物是用来修养生命的,并不是以人的生命去追求的。如今的人们大多以生命去追求外物,就是不知轻重。不知轻重,就把重要的看做不重要,把不重要的看做重要了。如果这样,每次行动就没有不失败的。将这样的人作为君主,导致昏悖;将这样的人作为臣子,导致叛乱;将这样的人作为子孙,导致狂妄。国家有了这三种人中的一种,就会灭亡,无可幸免。

假设有声音在面前,听了一定要令人愉快,如果听了却使人耳聋,就一定不要去听。有色彩在面前,见了一定要令人愉快,如果看了却使人眼瞎,就一定不要去看。有美味在面前,吃了一定要令人愉快,如果吃了却使人口哑,就一定不要去吃。所以圣人对于声色美味,有利于人的生命就接纳它,有害于人的生命就舍弃它,这是保全生命的自然法则。世上富贵之人,他们大多沉溺于声色美味之中,日夜追求,一旦侥幸得到,便恣意放纵。放纵于声色美味,生命怎能不受到伤害呢?

万人拿着弓同射一个靶子,靶子没有不被射中的。万物纷繁复杂,一起来伤害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没有不被伤害的;一起来养护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没有不长寿的。所以圣人制御万物是为了保全人的生命与天性。天性保全了,就会神志和谐,眼神明亮,听觉聪颖,嗅觉灵敏,口齿伶俐,全身三百六十道关节都会通畅灵活了。像这种人,不用说话也能取信于人,不用谋算也会把事办得妥当,不用思虑也有所获。他们的精神可以通贯天地,覆盖宇宙;这种人对于外物,没有不可以接



纳的,没有不可以包容的,就像天地那样;即使高贵为天子,也不骄横,低贱为平民也不忧闷,这就叫做有完美德性的人。

身居富贵却不懂得持盈知足的道理,恰好只能带来祸患,还不如贫贱之人。贫贱的人谋取衣食困难,即使欲求过度,但从哪里得到呢?出入不是坐车就是乘辇,一味地希图安逸,这是招致颠顿的开端。一味地用肥肉醇酒滋补自己,这是烂肠的食物。一味地沉迷于肌肤细腻、明眸皓齿的美色和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这是伤害生命的刀斧。这三大祸害是富贵所招致来的。所以古代有的人不愿升官发财,是因为看重生命的缘故,并非向世人夸耀不贪图富贵的名声,而是为了保全自身生命的实际利益。既然这样,那么富贵祸福这些道理,是不可不详细了解的。





贵 公

【原文】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



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霸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刁而虫出于户。

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饰服，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舜弗能为。

【译文】

古代的圣王治理天下，必定把大公无私放在第一位，只要大公无私，天下就太平了。太平是由大公无私得来的。试看上古记载，得天



下的人可多了，他们得天下必是因为公正，他们失天下必是因为偏私。大凡设置君主的本义，出于人心盼望公正。所以《尚书·洪范》篇说：“没有偏私，不结朋党，君王所行的正道宽广；没有偏颇，一切遵循君王的旨意。没有任何私人爱好，完全遵循君王的法度；不为非作歹，遵循君王指引的道路前进。”

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阴阳协调，孕育万物，而不是仅仅使某一类生长；适时的雨露，不私自滋润某一作物；万民的君主，不偏私某一个人。周公的儿子伯禽封为鲁国国君，临行赴任时，请教治理鲁国的方略，周公说：“行利民之政而不存利己之心。”楚国有个人遗失了弓箭，却不肯去寻找，他说：“楚国人遗失了弓箭，必是楚国人得到它，又何必找它呢？”孔子听到这话，说：“去掉‘荆楚’这一国别就好了。”老聃听到孔子的话，说：“去掉‘人类’这一限制就好了。”所以老聃乃是最大公无私的。天地够伟大了，生育了万物，而不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子女，使万物成长，而不把它们据为己有。万物都蒙受天地的恩泽，享受天地的利益，却不知道这些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三皇五帝的德政。

管仲得了重病，齐桓公去问候他，说：“仲父，您病得很厉害了。如果病情加剧，民众都不再避讳此事，您看我将把国政托付给谁？”管仲回答说：“以前我尽心竭力，还不能知道可以托付国家的人选。如今重病，命在旦夕之间，我怎么能说得出来呢？”齐桓公说：“这是国家大事，希望仲父教导我啊。”管仲恭敬地答应，说：“您打算让谁担任宰相呢？”齐桓公说：“鲍叔牙可以吗？”管仲回答说：“不行，我了解鲍叔牙，鲍叔牙为人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看到不如自己的人，便不去与之亲近；一旦听到别人的过错，一辈子也不能忘记。”齐桓公说：“不得已的话，那么隰朋可以吗？”管仲回答说：“隰朋的为人，对胜过自己的贤人追慕